正蒙集說

有宋大儒輩出聖道昌明性理全書浩博靡涯後學所求端者尤在太極圖通書西銘正蒙顧朱子注圖書銘惟正蒙未注說者謂正蒙不無小出入其大醇者旣集入傳註及近思錄錯見於緒論矣是以不復注蓋正蒙多由苦心極力而得少遜於西銘故微不足於程朱然余研觀十七篇自太和至砭愚測諸天道基於下學極之於至誠知化窮之於息養瞬存一切異端邪遁之說闢而闢之其書大而精深而切學者沈潛饜飫體諸身心裨益寧有旣哉至說六經語孟不必盡符本義則或沿或創亦或有爲而發無妨並存程子不云乎凡解經不同無害但緊要處不可不同爾武進楊孝廉符蒼以

所纂正蒙集說問序於余覽其萃儒先之解去取詳略
用心孔勤縷悉條分使精深得徹於初學庶乎善繼朱
子之志者哉
皇上崇儒重道務在正人心厚風俗欽奉
上諭周程張朱諸子於天人性命大本大原之所在與夫用
工節目之詳得孔孟之心傳而於理欲公私義利之界
辨之至明循之則為君子悖之則為小人
詔天下以為己之學者如此其至也今符蒼集說殆可敬附
西銘註之後多士讀之其切求諸己無為魏文靖所譏
徒然心是聖學而輯為文詞隨世以就功名也是為序
乾隆六年正月上澣豫章劉吳龍書於澄江使院

自孔孟既沒千四百餘年而周程邵張朱六君子者生自六君子者生而孔孟之道明即堯舜以至湯文之道亦無不明矣顧周程朱四子醇乎醇而邵張二子或不無稍有出入者蓋聖人之道其蘊無窮而其精不雜惟其精不雜也則不得覆其稍有出入者而失之泛惟其蘊無窮也則又不得菲其稍有出入者而失之固夫邵子本其天依形地附氣者以明皇極經世之大業而張子本其乾稱父坤稱母者以明仁人事天之極功其有裨於聖道也亦偉矣其所以稍有出入者則精與蘊互相薄而形也先儒之言曰橫渠書苦心力索而不皆明睿所照又曰訂頑之言極醇不雜其過者乃在正蒙然

而張子之精與蘊固不可得而沒已今正蒙集說自太和以下迄於砭愚支分節解脉絡貫通辨其小過不及之辭會其純粹以精之指蘊罔不窺精亦彌致執蘊言精未可也舍蘊言精其可乎符蒼之纂集正蒙志亦苦矣而余發其所以纂集之意則以張子之精與蘊俱於是乎顯其有裨於聖道也又何如哉學者誠由此而探之庶得濂溪示精發蘊之義而即先聖由博返約之教亦於是以進焉可也

乾隆五年孟冬上澣鶴溪姜兆錫書

張子手著正蒙一書原本六經語孟辨析理氣性命義理精微工夫嚴密其中脉絡貫串首尾照應賾而不亂詳而不棼豈但如睟盤示兒百物具在而已太和篇首以太和太虛言道體用已備為全書綱領參兩篇言天地運行陰陽五行消長之理天道篇合天人而一之總歸於誠神化篇合言天地聖人之神化而以內外交養仁義交脩為成性之功動物篇申言陰陽屈伸之理誠明篇申言誠明合一盡性至命之旨大心篇言不可以見聞梏其心而推而精之至於成心悉化中正篇統論始學至成德之事至當以下八篇雜引四書經傳而裁以己意乾稱篇括全書之意統論神化性命人鬼死生

而終及於言動總見聖學之本於誠而其要在於主敬徙義則直內方外夾持而上天德者實在此焉竊思周程張學脉相傳太極圖通書西銘朱子皆有訓釋至正蒙一書未及全解非以其言之過也自程子單稱西銘而正蒙之言人多略之不知朱子固當推崇之矣曰正蒙規模廣大或問近思録載横渠論氣二章似不若周子之言有本末次第朱子曰横渠論氣與太極圖西銘各自發明一事不可以此廢彼優劣亦不當輕議也旨哉斯言夫亦可以知正蒙矣要而論之其言太虚即氣則無無便是太極圖上面底圓圈其言絪緼相感勝負屈伸便是陰靜陽動其言聚爲萬物便是二氣交感化

生萬物天地間理氣原不相離張子特欲人即氣以見道爾通書言誠者聖人之本故誠則無事矣而張子教人下手亦大要在誠通書言大哉易也性命之原天地間陰陽交錯而實理流行其體謂之易其用則謂之神故張子言神而歸於誠誠則無私無私故神革變成一誠以貫之而已故又曰性與天道合一存乎誠西銘體段宏濶所言極於知化窮神其本領要在透徹虛空神化之事方能一有無合內外而盡性以至命也今觀正蒙自造化以至人事自始學以至成德大學之所謂格物致知孟子之所謂盡心知性孔子之所謂下學上達無不備焉無不貫焉豈非徹上徹下與西銘並行而不

可廢者哉即其斷章取義間有出入於正旨者然考之別傳或先儒已有其說或發前人所未發而其言各有指歸固不可以此之一說而廢彼之一說也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又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明乎此者可與讀正蒙矣然則讀正蒙而以爲有異於周子程子朱子之書者則可以不讀讀正蒙而知其無異於周子程子朱子之書則又烏可以易讀爰是句求其解字釋其文貫串其精義使其旨顯其辭明可以發人之蒙昧庶幾無悖於前哲有裨於承學乎吾願讀正蒙者察之陰陽變化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慎無觀其枝葉而忘其根本

漫議前賢之得失也

雍正十年歲次壬子九月朔後學武進楊方達識

張子正蒙目録

例言

一正蒙一書張子手所撰著不比文集語錄諸經說為門人記錄之書也觀其全書乃知有前後相貫處有上下相足處有彼此互發處雖有小出入者槩不敢節

一俗本承訛襲舛有義當分為兩條而通為一條者有義當併為一條而分為兩條者安溪定本極佳茲遵其大略而小有變通非敢割裂要以玩味本文語意為主

一正蒙書多難解學者讀之或不卒業而廢良由註解不備或好為曲說隱語而義理反晦茲編務在明正

通達凡理深詞渺者解之必詳至明白易曉之語無須詳解故不復贅

一正蒙多斷章取義每有與本注不同者恐初學之士未及旁搜昧於正義故必詳明本注欲學者因此識彼而且易於考証也

一張子做正蒙時隨處置筆硯想是偶有所得即便劄記如至當以下八篇雜引四書經傳有連類而及者亦有逐節一意者若必牽合之以為通貫反成穿鑿附會之談今於雜記之語仍按節分釋不敢妄為牽合

一伊川謂橫渠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茲編依文順

解純雜互見學者涵泳其間當自得之

一注家之體以序講爲正然朱子章句亦有詳於半節而略於半節者亦有摘講一字二字者所謂達意而止無煩辭費也茲編或序解或摘注不以浮衍成文只期平實說理

一朱子謂正蒙精深難測要其本原不出六經語孟故解是書者必從注疏經解之說求之方能有得是編也於漢唐宋元以來諸家經說頗費叅稽而擇焉必精語焉必詳非徒以剿襲爲工也

一集中注解多採前人之說惟務貫串故不載所著姓氏至有全錄先儒一段者特書其姓氏云

一正蒙注解向有劉近山會稿平易明曉然失之淺高寔從集注取諸會稿而剪裁之然失之踈徐德夫有發明亦未盡中肯綮李安溪自出心裁闡明要旨多發前人所未發但略而不詳初學者或未能得其條理茲編䖍採諸說煩者節之略者詳之疑者辨之繆者正之庶幾無淺不深無微不顯

男 友潞 友涑 謹述

正蒙集說卷之一

後學武進楊　方

太和篇第一

太和所謂道。中涵浮沉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是生絪緼相盪勝負屈伸之始。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起知於易者乾乎。效法於簡者坤乎。散殊而可象爲氣。清通而不可象爲神。不如野馬絪緼。不足謂之太和。語道者知此。謂之知道。學易者見此。謂之見易。不如是。雖周公才美。其智不足稱也已。

太和者。陰陽會合沖和之氣也。張子狀道之體。以爲道理悉從氣上流行出來。故指太和以明道。欲人之

即氣見道爾浮沉升降動靜氣之機也性即理也氣中涵乎理是其體也絪緼交密之狀勝負陰陽之氣迭爲消長氣至爲伸氣返爲屈始猶資始之始變化皆由此始是其用也幾微易簡謂此氣之流行始則潛孚默運而已廣大堅固謂至亨利之時則富有日新雖金石無閒也起猶始也知猶主也效猶呈也法謂造化之詳密者此氣一鼓初無形迹而萬物化生不見其難者爲乾之易及庶物露生洪纖畢達有迹可見亦不覺其勞者爲坤之簡自其生物散殊而有象可覩者雖爲氣若語其清通而不可象則形而上者豈非神乎野馬出莊子喩氣之浮沉升降如野馬

飛騰。無所羈絡。而往來不息。言太和之盛大流行。充塞無閒也。不知此見此。是迷於性道之源。雖才美何庸乎。此節以和言道。下節以靜言性。在人爲和爲靜。在天則爲太和太虛。太和之用。不離乎太虛之體而已矣。

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爾。至靜無感。性之淵源。有識有知。物交之客感爾。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惟盡性者一之。

言太虛無形之中。而氣之本體存焉。即太極也。然太極如性字。太虛如靜字。太極如中字。太虛如未發字。太虛無形。而立無極之眞。非以太虛爲太極也。聚即

勝而伸。散即負而屈。其聚其散。乃陰陽變化。自無而有。自有而無。涉於形爾。太虛以天言。至靜以人言。至靜之中。本無所感。實性之淵源。而理從此出。其有識有知。乃與物相交而爲感爾。云客者。非其本體也。言太和而歸之於清通不可象之神。言太虛而極之於變化不可窮之感。互發之義。性無物我內外。惟盡性之聖人。知體用一源。而不落有無之見也。

天地之氣。雖聚散攻取百塗。然其爲理也順而不妄。氣之爲物。散入無形。適得吾體。聚爲有象。不失吾常。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爲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爲太虛。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然則聖人盡道其

間兼體而不累者存神其至矣彼語寂滅者往而不反狥生執有者物而不化二者雖有間矣以言乎失道則均焉

此節乃申上節之意攻擊也取收也由取而聚由攻而散所謂客形者也然皆一誠無妄自然之理是以氣散則適得太虛之體氣聚亦不失太虛之常皆所謂順而不妄者也所以然者以太虛不離氣物以爲體故虛生氣氣生物物歸於虛理之不得不然何妄之有出入即聚散兼體而不累者聖人原始反終知聚散之故故盡道其間樂天安土存順沒寧何累焉葢盡道兼體本乎存神神與性不相二神存則性盡

而道由此出。彼寂滅者異端之蔽。徇生者百姓之愚。惟不能盡性而合虛與物以為一。故不能盡道而體虛與物而不累也。

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之不亡者。可與言性矣。

此又申上節未盡之意。聚為有象。不失吾常。聚亦吾體也。散入無形。適得吾體。散亦吾體也。既散而適得吾體。則雖死而不亡矣。蓋亡者形氣也。性則何存亡之有。

知虛空即氣。則有無隱顯。神化性命。通一無二。顧聚散出入。形不形。能推本所從來。則深於易者也。若謂虛能生氣。則虛無窮。氣有限。體用殊絕。入老氏有生於無自

然之論。不識所謂有無混一之常。若謂萬象爲太虛中所見之物。則物與虛不相資。形自形。性自性。形性天人不相待而有。陷於浮屠以山河大地爲見病之說。此道不明。正由懵者畧知體虛空爲性。不知本天道爲用。反以人見之小。因緣天地。明有不盡。則誣世界乾坤爲幻化。幽明不能舉其要。遂躐等妄意而然。不悟一陰一陽。範圍天地。通乎晝夜。三極大中之矩。遂使儒佛老莊混然一途。語天道性命者。不同於恍惚夢幻。則定以有生於無爲窮高極微之論。入德之途。不知擇術而求。多見其蔽於詖而陷於淫矣。

此節總上四節之意而申言之。執有之弊易見。寂滅

之失難知。故詳言之。見蹤等妄意者。由不能推本聚散所從來也。虛空即氣者。太虛無形。氣之本體也。氣即理之所寓。有無隱顯。神化性命。豈有二哉。但有聚散出入。形與不形之分。聚而出。則有則顯。所謂形也。散而入。則無則隱。所謂不形也。形不形。莫非神化性命之所為。知此則為能推本所從來。而深於易矣。虛能生氣者。謂以理氣分先後也。故謂有生於無。如此則理無窮。氣有限。體用不相屬。是不知有無合一。而本無無也。以萬象為太虛中所見之物者。謂以理氣為二物也。故謂有能礙無。以山河大地為見病。太虛反被萬象累了。如此則理自理。氣自氣。天人不相須。

是不知形性天人相待而有。而非徒有也。二氏皆知體虛空爲性。似於太虛若有見矣。不知本天道爲用。則於太和之理。固不能體之而盡也。一以世界爲幻。一以乾坤爲化。豈非於聚散出入不能推所從來。故不能舉幽明之要。遂躐等妄意而云然乎。夫一陰一陽之謂道。範圍天地者此也。通乎晝夜者此也。是乃三極大中之矩。所謂天道也。若不知本此爲用。而馳心性命之原。則不入於夢幻之說。必流爲虛無之論。終身罔於詖淫而不自知矣。

氣坱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易所謂絪縕。莊生所謂生物以息相吹野馬者與。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

柔之始。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遇聚散。為風雨。為霜雪。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無非教也。

此申篇首太虛太和之意。坱。塵埃也。氣在太虛之中。如塵埃也。息。即鼻息。吹。猶呼吸也。坱然太虛。氣之本體。然中涵浮沉升降之性。所以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易謂之絪縕。莊生謂之以息相吹。又謂之野馬。此即所謂太和清通而不可象者也。虛實動靜。陰陽剛柔。皆此氣相感相盪之所為。陽動則生。故虛。陰靜則成故實。剛柔以質言。機其妙用。而始則生物底母子也。陽浮而上。陰降而下。感謂氣通。遇謂氣合。風雨。霜雪。

與夫洪纖高下，川流山峙，皆氣之査滓而示人以理者，所謂散殊而可象者也。○朱子曰，块然太虛，此張子所謂虛空即氣也，蓋天在四畔，地居其中，減得一尺地，遂有一尺氣，但人不見爾，此是未成形者，及至浮而上，降而下，則已成形者，若糟粕煨燼，即是氣之査滓，要之皆是示人以理。

氣聚，則離明得施而有形，氣不聚，則離明不得施而無形，方其聚也，安得不謂之客，方其散也，安得遽謂之無，故聖人仰觀俯察，但云知幽明之故，不云知有無之故，盈天地之間者，法象而已，文理之察，非離不相覩也，方其形也，有以知幽之因，方其不形也，有以知明之故。

又申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之意。離目也。言世所謂有無者。以目之所見論爾。豈知可見者待容形。不可見者非遽無。聖人仰觀俯察。而知幽明之故。不立有無之見也。盈天地間物。皆造化之可見者。其文理之察。非明不相覩也。若知其因明而致幽。因幽而致明。則通乎晝夜。其道一也。

氣之聚散於太虛。猶氷凝釋於水。知太虛即氣則無無。故聖人語性與天道之極。盡於參伍之神。變易而已。諸子淺妄。有有無之分。非窮理之學也。

凝而成氷。釋而爲水。不可以水爲無也。聚而成氣。散而歸虛。不可以虛爲無也。所以然者。以虛之與氣。水

之與氷本爲一體而非二物也張子非以虛爲性也蓋性無所不在而虛則其本體猶人性無所不貫而靜則其淵源天人相形則不得不以虛對靜而非以性爲虛也原其每以太虛立說者特以諸子好言虛無之蔽故爲之通虛實貫有無使知性之無內外爾

參伍之神者變易也變易者氣之聚散也而性與天道在是諸子淺妄有有無之分則外內不合非窮理之學也○參者三數之伍者五數之錯綜變化故曰參伍之神

太虛爲清清則無礙無礙故神反清爲濁濁則礙礙則形

萬物散而為太虛則清通而一於神明太虛聚而為萬物則散殊而滯於形器猶人心之靜而未發則清明勝而德性用動而有感則或陰濁勝而物欲行爾

○按張子此言原非離神與氣而為二而程子譏之曰謂清者為神濁者何獨非神乎合二說思之說異而理則一蓋清者雖可以該濁然既[illegible]是清則便與濁對

凡氣清則通昏則壅清極則神故聚而有間則風行而聲聞具達清之驗與不行而至通之極與

此申上一條之意清則無礙所以通也濁則礙所以壅也清通之極則神矣就造化之用言則風其最清

最通者。神聚於太虛之間。俄而聲聞具達。有氣無質。清之驗也。徹於微遠。不行而至。通之極也。

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

太虛無形。氣之本體。此天之所以為天也。中涵動靜相感之性。是生絪緼相盪之始。此太和所以為道也。此兩句。在天者也。虛者性之體。氣者性之質。此天所以命人之性也。性者眞精之合。知覺者神智之發。此人之所以為心也。此兩句。在人者也。

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聖者。至誠得天之謂。神者。太虛妙應之目。凡天地法象。皆神化之糟粕爾。

鬼神者。二氣之靈也。自然而靈。故謂之良。曰良能。兼作用而言也。在人曰聖。乃至誠合於天德之謂。在天曰神。乃無思無爲。妙萬物而爲言。是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者。故其所行之法象。糟粕煨燼。莫非至教。天道不窮。寒暑也。衆動不窮。屈伸也。鬼神之實。不越二端而已矣。

申上條二氣良能之說。言不過一陰一陽屈伸往來而已。天道不窮。寒暑相推。若寒一於寒。暑一於暑。則不成變化而天道窮矣。衆動。謂凡物之動者。以屈伸迭運而不窮。不然。則動即困矣。氣至而伸爲神。氣反而歸爲鬼。朱子爲陽是神。陰是鬼。然陰陽各有屈伸。

其實亦不越二端也。

兩不立則一不可見。一不可見則兩之用息。兩體者。虛實也。動靜也。聚散也。清濁也。其究一而已。

一即太虛之氣。而理之所寓也。一其體。兩其用。體立而後用行。用行而體斯著矣。

感而後有通。不有兩則無一。故聖人以剛柔立本。乾坤毀則無以見易。

申上條之說。蓋兩者相對。方可言感。感而能通。非一而何。若無兩則無一。故繫辭傳曰。剛柔者立本者也。又曰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此可以明不有兩則無一也。

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散殊。其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

游氣。以氣之流行者言。周子言精氣。自其化育之心言之也。張子言游氣。自其散殊之用言之也。陰陽二氣。在太虛中交會迭運。生出許多人物來。形質小大。萬有不齊。至其立天地之大義。却不過陰陽兩端。循環不息而已。

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神易無方體。一陰一陽。陰陽不測。皆所謂通乎晝夜之道也。

此申上節陰陽兩端循環不已之意。雜引繫辭。皆明通乎晝夜之道也。日月寒暑之相推者。易也。一陰一

陽也。其合而生明成歲之妙者。神也。陰陽不測也。日月寒暑陰陽。總而名之。晝夜而已矣。神也易也。總而言之。晝夜之道而已矣。

晝夜者。天之一息乎。寒暑者。天之晝夜乎。天道春秋分而氣易。猶人一寤寐而魂交。魂交成夢。百感紛紜。對寤而言。一身之晝夜也。氣交爲春。萬物糅錯。對秋而言。天之晝夜也。

申上節晝夜之道也。易言幽明死生人鬼。皆所謂晝夜之道。其顯而可見者。在天則寒暑。在人則寤寐是已。寤猶春。寐猶秋。而反言之者。互文以相發也。魂交而有百感者。旦晝所爲之游魂也。氣交而爲萬物者。

秋冬所斂之精氣也。

氣本之虛。則湛本無形。感而生。則聚而有象。有象斯有對。對必反其為。有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故愛惡之情。同出於太虛。而卒歸於物欲。倏而生。忽而成。不容有豪髮之間。其神矣夫。

氣本之虛。本之太虛也。湛本無形。謂至清也。有感而生。陰陽五行。相交感而生物也。對必反其為。如夏暑冬寒也。仇必和而解。如春暖秋涼也。或反而仇。或和而解。猶人愛惡相攻。其情皆出於太虛。而其後乃歸於物欲爾。倏生忽成。無豪髮之留滯者。太虛也。若人心應物之神而亦如是。則雖愛惡交於前。而何物欲

之累之有哉。

造化所成，無一物相肖者，以是知萬物雖多，其實一物無無陰陽者，以是知天地變化，二端而已。

以造化成物之各異，知物之各具陰陽，以物之各具陰陽，知天地變化之不出於陰陽也。

萬物形色，神之糟粕，性與天道云者，易而已矣。

萬物形色，莫非神也，神者變化之妙也，性與天道，不過陰陽變化而已。

心所以萬殊者，感外物爲不一也，天大無外，其爲感者絪緼二端而已，物之所以相感者，利用出入，莫知其鄉，一萬物之妙者與。

人心感於外。而天無外。無外故無離合。無引取。此天人所以異也。然物同出於太虛。天地生萬物。皆無須臾之不感。而利用出入。此其所以合萬物而謂之妙。妙萬物而謂之神也。此條當合乾稱篇言感者觀之。

氣與志。天與人。有交勝之理。聖人在上而下民咨。氣壹之動志也。鳳凰儀。志壹之動氣也。

洊水徵子。天之所以動人。鳳凰來儀。人之所以動天。天人混合無間。天定能勝人。人定亦能勝天也。

正蒙集說卷一

正蒙集說卷之二

後學武進楊方達纂

參兩篇第二

地所以兩。分剛柔男女而效之法也。天所以參一太極兩儀而象之性也。

剛柔男女。皆以兩而成形。故地數兩者。效其法而兩之。太極兩儀。本乎一而爲二。故天數三者。象其性而三之。○此張子之學微與周程間隔處也。蓋太極雖不雜乎陰陽。而實不離乎陰陽。安得與之對而爲三哉。其後胡氏之學有所謂無對之善。及與惡對之善。無對之靜。及與動對之靜。朱子以爲如此則是三角

底太極者。意其源流於此也。○按易曰參天兩地而倚數。本義謂天圓地方。圓者一而圍三。三各一奇。故參天而爲三。方者一而圍四。四合二偶。故兩地而爲二。數皆倚此而起。張子參兩之說。固不如朱子之確也。

一物兩體。氣也。一故神。自注云。兩在故不測。兩故化。自注云。推行於一。此天之所以參也。

參天之意。與上條同。蓋以一爲太極。兩爲陰陽也。然神化之解。朱子以爲至精。只是一物。周行乎陰陽屈伸往來上下之間。所以謂兩在故不測。天下之事。一不能化。惟兩而後能化。雖是兩。要之亦推行乎此一

爾。

地純陰。凝聚於中。天浮陽。運旋於外。此天地之常體也。恒星不動。純繫乎天。與浮陽運旋而不窮者也。日月五星。逆天而行。并包乎地者也。地在氣中。雖順天左旋。其所繫辰象隨之。稍遲。則反移徙而右爾。間有緩速不齊者。七政之性殊也。月陰精。反乎陽者也。故其右行最速。日為陽精。然其質本陰。故其右行雖緩。亦不純繫乎天如恒星不動。金水附日前後進退而行者。其理精深。存乎物感可知矣。鎮星地類。然根本五行。雖其行最緩。亦不純繫乎地也。火者亦陰質。為陽萃焉。然其氣比日而微。故其遲倍日。惟木乃歲一盛衰。故歲歷一辰。辰者。日

月一交之次有歲之象也

此條之意當合下二條觀之乃明地純陰至并包乎地者也是古說地在氣中以下是張子斷以己意也地雖凝聚不動然其氣實與天左旋無少停息恒星經星也即二十八宿不動者非眞不動不自動也日月五星雖見爲逆天而其實乃順天而行但比天稍遲而已蓋地氣旣順天左旋中間辰象無獨自右行之理特以稍遲於天故見爲移徙而右爾移徙者倒退之說也日月五星自爲運動而行有緩速之異則以性有陰陽之殊月右行速者實左行緩也日右行緩者實左行速也如恒星不動即搭上句言日左行

雖速。亦不如恒星之純繫天而不自。動。金即啓明。日將出則東見。水即長庚。日將沒則西見。金水附日。前後進退。不離乎日。乃陰精感召於陽之理。其理不精且深乎。物字即指陰陽言。土星者。地類也。地氣與天旋轉。宜鎮星亦若是。然根本五行。則爲水火之所寄。金木之所資。不能與純陰純陽之氣。並運同流。言不純繫於地。即其不純繫於天。因日陽精而土地類。故異其文爾。火日陰質者。火中虛暗也。爲陽萃焉。陽附於陰也。陽抱陰爲日。火雖日類。而其氣較之於日爲微。故行之遲倍於日。木歲歷一辰。十二歲一周天。歷一辰則木一盛衰。周天而符歲數。故名歲也。

凡圜轉之物，動必有機，既謂之機，則動非自外也。古今謂天左旋，此直至麤之論爾。不考日月出沒恒星昏曉之變，愚謂在天而運者，惟七曜而已。恒星所以爲晝夜者，直以地氣乘機左旋於中，故使恒星河漢回北爲南。日月因天隱見，太虛無體，則無以驗其遷動於外也。

此節申明地氣順天左旋之意，蓋以形觀之，則地凝聚而天運旋，然凡圜轉之物，其機無不自內運者。謂天浮空自運而左旋，至麤之論也，因不考日月恒星或左或右昏曉出沒之所以然，并天之左旋者不知其故。凡恒星半在天上，半在地上，一星入，即一星出，有昏曉之變，而日月行於三百六十度中，總不越二

十八宿之度。故論恒星即合日月言之。其實恒星七曜。皆隨天旋轉。然惟七曜有自行之運。而恒星即天體也。天體之所以左旋者。以地氣斡運於中。故星河晝夜迴轉。而七曜之自行者。亦因天爲隱現焉。皆根極於地氣而動者也。使太虛無體。則亦何以驗其外之如何遷動哉。凡靜者爲動之樞機。雖謂地與太虛相應可矣。

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

又申前意。處其中者。謂日月五星也。○朱子語類問經星左旋。緯星與日月右旋。是否。曰。今諸家是如此說。横渠說天左旋。日月亦左旋。看來横渠之說極是。

只恐人不曉。所以詩傳只載舊說。或曰。此亦易見。如以一大輪在外。一小輪載日月在內。大輪轉急。小輪轉慢。雖都是左轉。只有急有慢。便覺日月似右轉了。曰然。○天行最速。一日一夜周天一度而有餘。其次則鎭星之行。積二十八箇月不及天三十度。其次則歲星之行。積十二箇月不及天三十度。其次則熒惑之行。積六十日不及天三十度。其次則太陽之行。積一月不及天三十度。其次則太白之行。稍遲於太陽。但有疾時。遲疾相準。則與太陽同。其次則辰星之行。又稍遲於太白。但有疾時。遲疾相準。則與太白同。其次則太陰之行。一日不及天十二三四度。其行遲。故

退度最多。
地物也。天神也。物無踰神之理。顧有地斯有天。若其配然爾。
地重濁有質物也。天輕清不可象神也。凡有形之物。皆滯於器。豈能屈伸往來。如神之周行乎事物之間哉。但有地處即有天。如夫婦之相配。雖常相守而不離。然不能踰乎天也。
地有升降。日有修短。地雖凝聚不散之物。然二氣升降其間。相從而不已也。陽日上地日降而下者。虛也。陽日降地日進而上者。盈也。此一歲寒暑之候也。至於一晝夜之盈虛升降。則以海水潮汐驗之爲信。然間有小大

之差。則繫日月朔望。其精相感。

此段。黃氏瑞節謂用四遊舊說。而其實不然。觀寒暑之候四字。豈有陽日上地日降爲虛而反暑。陽日降地日進爲盈而反寒者乎。張子之意。蓋謂一歲所以有寒暑者。一由於地氣之升降。一由於日晷之修短。所以然者。地雖凝聚不散。而二氣升降於其中。毫無止息故也。當其寒也。天氣上升。地氣下降。是以爲虛也。當其暑也。天氣下降。地氣上升。是以爲盈也。至於一晝夜之盈虛消長。則以海潮爲驗。張子謂潮之小大。繫乎月之進退。宋儒咸宗之。究竟海之喘息。亦搏捖於二氣。陰陽之氣。十五日爲一氣。一月氣再升再

降潮汐即乘此氣升降之數亦如之故盛於初三而盈於十八水亦豈盡應月哉張子特用舊說而未之易爾

日質本陰月質本陽故於朔望之際精魄反交則光為之食矣

日陽精然其中黑闇質則陰也月陰精然其魄能受日光而白質則陽也朔望相合相衝則不以光影交而以精魄交朔為日月正相會之時在黃道赤道十字路頭相交處撞著則日被月掩故日常食於朔望為日月兩相對之際恰當著其中闇虛月為闇虛所射故月常食於望魄謂月精謂日月之掩日以形日

之掩月以氣○由北直南而從分之謂之度由東至西而橫截之謂之道月二十九日半有奇而與日同度是為朔十四日九時有奇而與日對度是為望合朔之時從雖同度未必同道若橫亦同道則月掩日而日食對望之時從雖對度未必對道若橫亦對道則日射月而月食其食之分數由同道對道所交之多寡

虧盈法月於人為近日遠在外故月受日光常在於外人視其終初如鉤之曲及其中天也如半壁然此虧盈之驗也

虧月光缺也盈月光滿也月受日光其一面常圓但

人從下視之所見有偏有正故其光有虧有盈望之終朔之初如鉤之曲及其中天始如半璧然朱子謂大抵如一彈丸以粉塗其半側視之則粉處如鉤對視之則正圓也

月所位者陽故受日之光不受日之精相望中弦則光爲之食精之不可以二也

復申日質本陰月質本陽一節之意月所位者陽故受日之光受其陽之光也不受日之精日乃陽抱陰者也其質固陰月本陰也若又受日之精則陰而又陰何光之有相望中弦日月相對當上下弦之中謂十五夜也月至此或爲日之闇虛所射則光爲之食

可見精之不可以二也精不可二謂精既射光不得不退也

日月雖以形相物考其道則有施受健順之差焉星月金水受光於火日陰受而陽施也

日月之會合對望皆以形各為一物也考其道則有施受健順之不同星月金水陰之屬也能順而受火日陽之屬也能健而施

陰陽之精互藏其宅則各得其所安故日月之形萬古不變若陰陽之氣則循環迭至聚散相盪升降相求絪縕相糅蓋相兼相制欲一之而不能此其所以屈伸無方運行不息莫或使之不曰性命之理謂之何哉

互藏其宅則兩者參和而不變矣凡物外陽必內陰外陰必內陽陰陽相為根柢而後各得其所安故日月萬古不變此以形言也若以氣言之暑往則寒來寒往則暑來循環迭至也聚者散之因散者聚之故聚散相盪也天道下降地氣上升升降相求也游氣紛擾絪縕相糅也此皆陰陽之氣相兼相制欲一之而不能陰中有陽陽中有陰相兼之妙也陽欲勝陰陰欲勝陽相制之機也此其所以屈伸無方運行不息無有使之而然非性命之理之謂哉參和不變者性之一定而不移也運行不息者命之流行而不已也

日月得天得自然之理也非蒼蒼之形也

易謂日月得天而久照天以理言蒼蒼特形色爾

閏餘生於朔不盡周天之氣而世傳交食法與閏異術

蓋有不知而作者爾

周天之氣三百六十五日餘十二朔三百五十四日

餘朔比氣不盡十一日弱挨至三十二箇半月有餘

則積之三十日其月無中氣則置閏月是爲閏餘氣

之分與朔之分至十九年而皆齊所謂氣朔分齊而

爲一章此但云朔不盡者就周天二十四氣言之月

有大小朔不得盡其氣而置閏也雖言朔虛而氣盈

在其中矣求交食之法即求合朔之法而或者二之

故以爲不知而作。○附錄胡敬齋論歷法。問日法必以九百四十分。何也。曰。此原於周天之度與天日月所行遲速之不齊而置也。蓋天度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月行縮於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縮於日十二度十九分度之七。則分數不齊。何以合天日月之數。故先將日月所差十二度布之於算。却以加九法算之。每度加作十九分。得二百二十八分。再以原七分湊之。則得二百三十五分。此則因十九分度之七而置此算也。再以算法四因因而四倍之。得九百四十分。此則因四分度之一。及四分日之一。而置此算也。必如此。然後十二度十九分度之七。及四分度

之一。其數始相合而齊。用此而推周天之度。則日月之相會。大小之月。氣盈朔虛而生閏。無不脗合矣。

問以三十日為一月。或二十九日為一月。何也。曰。此以日月所會而推月之大小也。蓋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月之所行。每一日不及日十二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日之所過。月之不及。恰當一周天。日月相會而為晦。日月相會於三十日之中。則其月大為三十日。相會於二十九日之內。則其月小為二十九日。何以知之。曰。先將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布之於算。以加九法算之。得六千九百三十九分七釐半。

加九者以合十九分度之數也又以四因倍之得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分四倍者以合四分度之數也然後以日法九百四十分以九四歸除之得日二十九餘四百九十九分也曰何以知月之大小也曰日月之會在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以三十日爲率則欠四百四十一以欠數消之則兩月消至八百八十二近有一日矣如前月日月會於甲日此月以四百四十一消之不出於甲日則此月有三十爲大如前月日月會於甲日此月以四百四十一消之退至癸日則無三十而爲小

每日十二時一百刻每時八刻三分三釐三毫每三時各八刻

共加一刻成二十五刻。以一歲三百六十五零二十五刻布算以二四歸除之每一氣該十五日二十一刻八分七釐五毫兩氣為一月。○按古法以九百四十分為日法其四分之一則為二百三十五所以然者以十九年一章有二百三十五月也月行十九分度之七是以十九分為度法亦以十九年一章有七閏也。○考歷學源流月有遲疾而三十日之間與日會之同度曰合朔此非交食無以考也交食之通於置閏可見

陽之德主於遂陰之德主於閉

遂故發散閉故凝聚下條所言是也

陰性凝聚陽性發散陰聚之陽必散之其勢均散陽爲陰累則相持爲雨而降陰爲陽得則飄揚爲雲而升故雲物班布太虛者陰爲風驅斂聚而未散者也凡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霆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爲風其聚有遠近虛實故雷風有大小暴緩和而散則爲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爲戾氣曀霾陰常散緩受交於陽則風雨調寒暑正

雲雨一物也但陰氣厚則陽爲所壓而降陽氣盛則陰爲所挾而升升而陰氣足以敵陽則化爲雨而氣散矣升而陰氣不足以敵陽則必轉而爲風而氣亦散矣風者陽氣也所以散凝聚之陰也凡不散之陰

風皆散之。而雲物為最著。雲聚則有風。雲散而風止。所謂其勢均散者此也。易風行天上為小畜。蓋風行則雲不得聚。故所畜者小。而不能成雨也。風以散之。此陰陽聚散之顯者。若雨之降。雷之發。以至隕霜飛雪湛露。皆散也。陰緩則易散而受交於陽。至治之世也。○朱子曰。此一段見得陰陽之情。陽氣忽遇陰氣。則相持而下為雨。蓋陽氣輕。陰氣重。故陽氣為陰氣壓墜而下也。陰氣忽遇陽氣。則助之飛騰而上為雲。陽氣伏於陰氣之內不得出。故爆開為雷。陰氣凝結於內。陽氣欲入不得。故旋繞其外不已而為風。至吹散陰氣盡乃已也。戾氣飛雹之類。曀霾。黄霧之類。皆

陰陽邪惡不正之氣所以雹水穢濁或有黑色

天象者陽中之陰風霆者陰中之陽

天象謂天體也無光故爲陰邵子以日月星辰爲天之四象而辰爲太陰正與此合風霆流形有鼓動之神於陰中論之乃陽也

雷霆感動雖速然其所由來亦漸爾能窮神化所從來德之盛者與

凡天地之化皆以漸成雷霆者鬱積之久而發者也陽在陰中爲陰所畜惟畜之久故發之速此即神化所從來也能窮此則德之過人遠矣

火日外光能直而施金水内光能闢而受受者隨材各

得施者所應無窮神與形天與地之道與

即前金水受光於火日一條之意火日揚光於外直如乾其動也直之直直而施謂能直遂而施不直則動即橈矣金水潛光於內闢如坤其動也闢之闢闢而受謂能開闢而受不闢則拒而難入矣火日神之屬有天之道金水形之屬有地之道也

木曰曲直能既曲而反申也金曰從革一從革而不能自反也水火氣也故炎上潤下與陰陽升降土不得而制焉木金者土之華實也其性有水火之雜故木之為物水漬則生火然而不離也蓋得土之浮華於水火之交也金之為物得火之精於土之燥得水之精於土之

濡故水火相待而不相害鑠之反流而不耗蓋得土之精實於水火之際也土也者物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地之質也化之終也水火之所以升降物兼體而不遺者也

此節論五行而歸重於土曲直從革書傳本謂由而又直從而又革張子則作一義說水火曰氣者水實濕氣之所為火實燥氣之所為木濕極而生得土之浮華金燥極而生得土之精實水漬則生得火則然而不離此木性有水火之雜也得火精於土之燥石礦之金也得水精於土之濡沙水之金也相待而不相害言得金則水火相需以成烹飪而不能相害也

鑠之反流而不耗言以火燒金則流而為水鑠而流者非真水也然鑠極而流之理不可誣也此金性有水火之雜也交者相交際者相合地之質者地以土爲質也化之終者一得五成水二得五成火三得五成木四得五成金五得五成土也水火之升降雖曰土不得而制然非土則無所寄故曰物兼體而不遺以見五行之重於土也○朱子曰正蒙有一說好只金木之體質屬土水與火却不屬土

氷者陰凝而陽未勝也火者陽麗而陰未盡也火之炎人之蒸有影無形能散而不能受光者其氣陽也

陰以陽爲質陽以陰爲質陽未勝故水未化勝則化

矣陰未盡故火猶然盡則滅矣火有影無形指其光之灼物氣之蒸人而言能散而不能受光非麗於陰何由自發哉

陽陷於陰爲水附於陰爲火

凡能出入上下動靜發歛者皆陽也顧非陰則陽之出入上下動靜發歛不可得而見爾是故震陽動也坎陽陷也艮陽止也巽陽入也離陽麗也兌陽說也易卦所以分陰陽者特以陽爲主而遇陰則爲陽卦以陰爲主而遇陽則爲陰卦爾其實陽在下而遇陰壓之則動矣陽在中而遇陰錮之則陷矣陽在上而遇陰承之則止矣陰在內則陽必入以散之矣陰在

中則陽必附之以爲明矣。陰在外。則陽必敷之以爲說矣。○按邵子觀物篇。謂一陽陷於二陰爲坎。一陰麗於二陽爲離。朱子本義亦取之。此條以火爲陽附於陰者。陽統陰也。張子之理爲獨精。但觀火附於薪蘇可見。

正蒙集說卷二